

張陽和文選





張陽和文選

張元怵撰

編主五雲王

編初成集書叢

選文和陽張

中華民國二十四年十二月初版

徐

撰者 張元忭

發行人 王雲五  
上海河南路

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 
上海河南路

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 
上海及各埠

# 刻張宮諭文集序

此予年友張宮諭遺藁也。予與宮諭同官詞林。予最善病。藥物是須。何暇及其他。卽宮諭有所著作。不以示予。惟時又與予從事問學。要以萬物一體爲宗。而以明明德於天下爲願。其望聖人而蘄至之。切於飢渴。予所習知也。乃今讀其文。析理於幾微。而起戒於恍惚。譚民之瘼。若己推之。道人之善。若己有之。眞意溢發。使予對之。如對宮諭之面。親承其語。豈非精神所注。有通接於言外者耶。昔人比立言於功德。抑惟是真之所傳。自不可朽。如徒粉飾其辭。以是爲行遠。容非虛車之喻乎。宮諭又嘗修郡邑二志。其人物傳。引以自專。或欲限以年所。宮諭曰。莫信於耳目所睹聞。又以嫌自避。而欲推之所不知何人。自視得無薄乎。於是概取而裁之。不以一語相借。是時予南昌亦修志。予與同郡邑二三君子。皆謙讓不敢居。且爲限年。予謂諸君子曰。以此視宮諭。其力量豈不相遠哉。諸君子曰。委有專不專耳。予曰。試再思之。卽委專矣。其能任乎。諸君子凝神久之。答曰。子言是也。聞今鄉論久而益定。又孰非一眞所屈耶。嗟夫。眞者聖門所未見而思。國家所寤寐而求也。由予私心之望宮諭。實謂極其所止。將有與於斯文。又且秉國之政。使賢者在位。能者在職。如昔人所謂天下文章莫大焉。顧徒以此留其精爽。予能無慨夫。予能無慨夫。萬歷癸巳年。弟新建鄧以讚頓首書。



## 張陽和文選序

清江令張肅之氏。抱其先宮諭牘。過泣曰。此先大夫生平心神所寄。然簡褻煩重。願更定以傳。子與先大夫辱在心期。曷無讓。予思與公相遭星沙之濱。公先一日登嶽麓去。予後公一日宿古寺。覩公詩淋漓壁間。次韻急歸。慰吾母意。請與公合併有日。迺公再出。而元標乞歸舊隱。公遂爲古人。兩人徒書牘往來。今復從故牘中擬公。嗟哉。元標杜門旬日。凡公所譚學者。碎語尺牘亟收之。而所闡揚忠孝節烈事。亦並收。不遺公志也。昔人有巨魁者。曰。志不在溫飽。然史不載其學術鑽研何似。公自登第後。所至求友。汲汲皇皇。若擊鼓求亡子。聞一言當於心也。拜而受之。里民有疾痛也。引爲己辜。不難以其身爲百姓請命。公何心哉。真以斯道爲己任。而任道者必以明明德於天下爲極致。此公學之崖略也。蓋嘗論譚學華亭時易。譚學江陵時難。華亭時右名理。卽以理學爲窟宅。朝登講堂。夕踞華要。江陵時禁錮斥逐殆盡。世且爲波流。且爲茅靡。公亭亭孤鶩。至冒江陵誚不辟易。公勇矣。或者以公未大行於天下爲憾。不知古人不得志。獨行其道。道無窮達也。昔有大臣善鑑人者。視舒文節未第時。曰。子今之文毅。旣文節魁天下。再過之。問曰。止此乎。曰。忠孝狀元。子小之耶。假令起羅舒二先生與得意者論。必不以彼易此。先生爲秀才時。作賦弔楊忠愍。登仕未幾。上書危言。而扶掖太僕公崎嶇羊腸鳥道萬餘里。兩上書叩閭。鳴太僕公冤。心可剖。血可枯。命可捐。以報親九泉。卽古忠孝何加焉。先儒云。學之爲言。孝也。忠孝立。百善從之。先生之學。其必

傳也無疑。抑吾聞盛德之後。子孫率多賢者。如公冢嗣肅之。兩令劇邑。以循良著。日惓惓於君父閒。行將世傳先生之學於未艾也已。萬歷壬寅孟秋月吉日。吉水教侍生鄒元標頓首拜撰。

# 明史本傳

張元忬字子蓋。紹興山陰人。生有異質。又好讀書。素羸弱。母戒毋過勞。乃藏燈幕中。俟母寢始誦。十餘歲時。以氣節自負。聞楊繼盛死。爲文遙誄之。慷慨泣下。父天復官雲南副使。擊武定賊鳳繼祖有功。已賊還。襲武定。官軍敗績。巡撫呂光洵討滅之。至隆慶初。議者追理前失亡狀。逮天復赴雲南對簿。元忬適下第。還萬里護行。髮盡白。已復馳詣闕下白冤。當事憐之。天復得削籍歸。隆慶五年。以廷試第一授修撰。嘗抗疏救御史胡淳。又請進講列女傳於兩宮。修二南之化。皆不省。萬歷十年。奉使楚府還。過家省母。旣行。心動輒馳歸。僅五日母卒。奉二親疾。湯藥非口嘗弗進。居喪毀瘠。遵用古禮。鄉人多化之。服闋。起故官。進左諭德。直經筵。先是元忬以帝登極恩。請復父官。詔許給冠帶。至是復申前請。格不從。元忬泣曰。吾無以下見父母矣。遂悵悵得疾卒。天啓初。追諡文恭。元忬自未第時。卽從王畿遊。傳良知之學。篤於孝行。躬行實踐。矩矱儼然。無流入禪寂之弊。子汝霖。江西參議。汝懋。御史。



# 張陽和文選目錄

## 卷之一

書

寄鄒聚所

與朱金庭親家議喪禮書

答俞連山

寄羅康洲

寄何太寧

復許敬庵

答周繼實

答田文學

又答田文學

與郁心齋

寄馮緯川

張陽和文選

目錄

答徐孺東

寄傅慎所

再寄傅慎所

寄周繼實

復撫臺李漸庵

卷之二

書

奇趙定宇

答傅太守

寄羅近溪

寄查毅齋

復鄒南皋

復查毅齋

又答查毅齋

寄趙麟陽公

答鄒南皋

寄鄧定宇

寄耿叔臺

寄朱金庭

寄王荊石師

寄鄒南皋

寄孫越峯論志書事二通

寄鄧定宇

答孟我疆

答呂新吾

### 卷之三

雜著

長安會約序

內訓序

贈李源甫年丈序

張陽和文選 目錄

重修山陰縣儒學記

修復朱文公祠記

東游記

游白鹿洞記

祭楊椒山文

祭俞連山先生文

薛文清從祀議

遺子說

百鍊說

甘節說二篇送孟子成

內館訓言

自警

賦得今日非昨日

十月朔日課兒曹勉之以詩

容膝軒爲喻邦相賦

惜陰篇

# 張陽和文選卷之一

儀封張伯行孝先甫輯訂

受業諸子參校

## 書

### 寄鄒聚所

今天下士。每三歲舉於禮部者。多至三四百人。此三四百人者。非四方文學之士之傑然者乎。然而求其志相孚。聲相應。可以並驅而適於聖賢之途者。蓋百無二三焉。而此二三人者。又或各是其見。各挾其長。相遇而不相得。則信乎相知之難也。某。越之鄙人。不自量其頑鈍。妄欲希於聖賢之域。而因循偷惰。卒未有所成立。竊念古之君子。其進於道也。非獨其志之果。力之專也。亦賴乎多賢友之助焉。越在東南一隅。不足以盡天下之士。自束髮以來。嘗孳孳求友於四方。聞其名則識之。過其地則造而訪之。遇其人。不以爲不知也。而急欲與之合。求之如此其勤。然而聽其言。觀其行。莫逆於吾之心者。終莫能多得也。往歲春。獲與大廷之對。一時同舉者四百人。私自喜曰。天下如此其大。賢才如此其多。而此四百人者。又其傑然者也。則吾之所賴以爲助。而砭其愚。策其惰。以庶幾進於斯道者。舍此將安求焉。旣而察之。稠人中。誠各有所長。各有所見。彬彬稱有人矣。乃其心之同道之合者。落落如晨星然。甚哉相知之難也。雖然。誠得二

三人焉。與之共學而適於道。亦足以爲快矣。安取乎多哉。蓋自見吾聚所。三臺定宇。數君子者。而吾之躁心日以平。慾心日以釋。退而思之。恍然自以爲弗及焉。又不特莫逆於心而已也。夫以十餘年求之之勤。而不可得者。一旦得數君子與之處。而朝夕觀摩焉。意者天必有以厚我。而將使之不終於無成耶。自吾兄奉役而去。翰峯三臺相繼。以使歸。此會便復寥落。幸有一定宇在。而常多病。京師人事紛拏。新故相續。迄無了期。絕之不可。無心而應之。則又未能茫然而往。茫然而來。吾懼夫所守之日汨也。而奚望其進焉。辟如久寐之人。俄而呼之。則遽然而醒。須臾覺者去。還復就寐耳。安得夫覺者常立乎其側。而常呼之。使大寤不復寐耶。相知既難。相知而常相聚。又甚難。此古今之所永歎者也。昨得手札。宛宛如對兄。學深而志一。氣靜而功專。其必進於聖賢無疑。此學之衰。至今時極矣。一講學者出。卽羣起而非之。如疾寇讎。此其罪不在彼。而在此。使吾黨之士。誠學以爲己。言與行符。則人心固有公是。何至舉世而非之。若此哉。幸各努力自愛。以振此學之衰。無徒負相知之名。而復泯泯與向所期許者矛盾也。憶兄行時。某贈言曰。此志苟不移。千里同音響。兄猶能省之乎。則聚散迹耳。何足爲歎。如某淺陋。亦不敢不勉。風便附此。幸更有以教我。

與朱金庭親家議喪禮書

嘉靖甲子

頃聞走弔。仰見尊太翁顏色之戚。哭泣之哀。已足令人感動。昨聞治喪。一循古制。不飲酒茹葷。此尤卓有定見。近方與連山痛惜流俗之弊。喪事設宴。成服邀賓。忘其本而彌文是尙。奢靡相高。宜老氏以爲忠信。

之薄也。正欲冀高明者一洗俗陋。敦本抑僞。而尊太翁已毅然行之。使國人有所矜式。古所謂達孝何以踰此。夫風俗之轉移。由士大夫家倡之。異時吾越得復見古禮之遺。必自我太翁始也。昔孟子行喪禮於滕。而父兄百官皆不欲。今日之舉。聞亦有不欲者。某敢略陳其愚。幸爲轉聞於苦次。克終美舉。服成日止。集族人及諸親之有服者。不須泛及親友。浮屠之教。禁絕不用。毋爲俗說紛紜。動搖反古之見。此挽回風俗一大機括也。吾兄其念之。

答俞連山

甲子

使者來示。以天寬子傳把玩數過。令人胸次豁然。神思飛越。如目接羲黃。與之廣和也。傳中寓言。多類南華老人之談。而寫出胸中抱負處。自與迴別。曩時未能深探衷曲。徒見公之面。聆公之言。則謂公蓋將游方之外。爲白日飛昇之術。而未誠者也。夫道不同。不相爲謀。既業彼術矣。則必捐室家。棄舉業。毋鄉井是戀。乃爲超然無係累也。而公皆不能。則其爲道也未誠。夫誠者成也。不誠則何成哉。且使公此心卽誠矣。亦非某所望。天下而皆若人。則天下何賴焉。天生豪傑。豈使之自有餘而已哉。乃今誦來傳。至好讀說命。及高歌出師表。愛誦岳陽樓記。始躍然起曰。有是哉。此老之自負果奇崛也。充斯志也。是真傳說孔明之儔。而希文之匹也。向吾所聞。其有託而逃焉者耶。昔楚君問治國之術於詹何。而何對以養身之術。曰。未有身治而國亂者。故丈夫處世。其遇也。推所養以及之天下。其不遇也。超天下而獨抱其真。其處也。爲傳巖之築。爲南陽之臥。其出也。爲國家舟楫。爲四方霖雨。扶弱統鋤。強雄託孤受命。無所不可。先憂後樂之。



懷爭光日月。不與草木同朽腐。斯誠奇男子分內事耳。夫其具在我。遇不遇在天。故常揭之座右。曰。趨勢以邀富貴。誣天數爲人謀也。假勢以市恩威。貪天功爲己力也。曾不值達人之一噓耳。此輩猶蝸爭蠅集。何足置之牙齒閒。然彼修元之士。墮支體。黜聰明。悖常亂紀。無裨世教。亦奚取焉。乃今窺公之蘊。所持甚正。所自待甚重。知我者希。正老氏所貴。豈須與流俗較毀譽哉。某鄙人也。而所以自期。頗不能爲齷齪者。玩斯傳。重有契焉。欲作一跋。苦不能文。聊布此復來教。且以幸傳范諸葛之復生也。某將步下風而爲之後先焉。如何如何。

寄羅康洲

夫人之相知。豈不難哉。弟與吾兄。自丁巳識交。於今十五年矣。十五年閒。所與交游。不知幾何人。然而道相合。言相契。莫逆於心者。吾二三人之外。無有也。自今以往。不過三四年。卽了此一生。所謂知己者。終難多得。大都可見矣。古之人。孰不歎知己之難。至欲爲知己者死。傳曰。士屈於不知己。而信於知己者。夫號爲知己矣。而猶未免有所屈。則世俗之相與者也。非所以語於古人之交也。曩吾二三人之相與也。意氣懇懇。庶幾古人。豈直爲世俗之交而已哉。故弟於吾兄。分則座師。感恩至渥矣。然寧冒矯抗之嫌。而不辭何者。誠以此生知己之難。不忍一旦而棄之也。雖然。非吾兄真古人也。則孰能容之。昨者千里相別。恩愍分手。竟無一言及於身心。良用悵然。旣而得手書。謂弟尙牽世俗之文。久乏苦口之論。兄之語及此。斯道之幸。知己之幸也。弟乃今則可以益進其狂。而大信於知己之前矣。大抵古人之道。與世俗不能無異。